

近代史資料

JINDAISHI ZILIAO

4

1963

近代史資料

JINDAISHI ZILIAO

1963年 第4期

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

中華書局出版

近代史資料

1963年第4期

(总33号)

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
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7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毫米 1/25·79/25 印张·157,000字

1964年8月第1版

196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7,050 定价: (9)0.85元

统一书号: 11018·523 64.5.京型

目 录

入蜀日記·····	季自求 (1)
松坡軍中遺墨·····	蔡 鐸 (20)
蔡松坡家书·····	蔡 鐸 (69)
金永炎电稿·····	(74)
汪荣宝函电·····	史爱初輯 (99)
西北軍志略·····	宋哲元口述 兆庚記錄 (114)
“茂北事变”补正·····	李紹明 (178)

入蜀日記

季自求

编者按：本文作者是陈宦在四川时的军务处一等参谋。日记前部起一九一五年三月九日，止六月十八日，主要记述陈宦由北京入川沿途的情况，反映出陈宦部下嫖赌等腐化生活，可以看做北洋军阀生活一斑。后部起一九一六年三月四日，止九月四日，主要记述护国战争时期，陈宦由动摇而通电反袁，最后在四川垮台，退到汉口，反映着当时陈宦被迫反袁的情况，为研究护国战争提供了一些材料。全文约三万字，今删去一部分关于风景与个人生活、应酬等记述。

民国三四年間，新承鼎革之后，項城当国，梟雄之才，削平异己，遂隱然蓄非常之謀。海內重鎮遍布爪牙，独滇、黔僻处西南，号称难治，虑其反侧，乃以安陆陈二庵^①將軍鎮蜀。安陆有干略，昔在蜀日，以治軍著績，故使为执爰之驅，将俟川局大定，量移云、貴，而別以心腹继之。安陆既蒞蜀，力抗移滇之議，項城热中，布置未周，遽欲称帝，金馬碧鸡間霹靂一声，惊破新华迷梦，而八十三日之帝制于以告終。安陆去职，頗遭萋菲之誣。余于是役褫笔相从，始終其事，稍参密勿，見聞較真，录此日記，不特数我前遊，即乙丙之难，川蜀举动，动关大局，亦民国兴亡史中一大枢紐也。后之覽者，幸勿以其野乘而忽之。

民国四年

三月十二日，晴。与冠玉言别，时达儿生甫九十余日，不胜依恋之情。检束行李，先令差弁董长泰押赴車站，余以午前二时赴西站，时已軍警密布，送行者紛集，京中文武显要无弗至者，不独民国以来空前之盛举，即后亦无继美者。諸友好来送，曾小俠候至开车乃去。五

^① 陈宦字二庵，湖北安陆人。

時許，安陸將軍至，萬頭攢動，簇擁登車，真有丈夫當如是之感。六時天已明，開行。

安陸此行，以會辦軍務名義入川，隨帶伍祥禎一旅，馮玉祥一旅，李炳之一旅，另由孔繁錦率技術一營為衛隊。參謀長淄川張馥卿^①，余與倪聘卿、胡雨甘為一等參謀，倪胡皆先遣南行，於是本處事務叢集於一身，不以為苦也。六時十分，過荊溝橋，清代多於此地送別。

十三日，陰。方宇三為主任副官，至是為介見梁柏樹。

十四日，星期，午前晴，午後陰。午前八時抵漢口大智門下車。前站為預定旅舍，余寓迎賓館，行營參謀處臨時辦公地也。館中多流娼與旅客雜居，其狀可憎。作書稟大人，又致亦軒，又致冠玉。夜餐後，與繼安、雪泉觀劇於新民舞台。

十五日，陰，午後晴。午後與裕君、孟祥訪江伯虞於略佳賓館，湫隘污穢甚於余寓，流娼尤多，坐須臾歸。夜，與孟祥、繼安觀新劇於大舞台。

十六日（二月初一日），陰。午前梅煥章來訪。午後三時，偕孟祥渡江遊黃鶴樓。聘師就館武昌陸軍學校，擬詣起居……為時已晚，不果。稍遊覽，遂返漢口。寓中同人有公然挾妓者，可謂不知自愛。

南發後，因三旅之眾，分途入川，隨行者僅隊伍一營，彼自有官長約束，故所事反為清閑。

十九日，晴。因宇三介見樓薈庵先生，安陸極重其人，今為行營顧問。午後偕孟祥至樓外樓，樓四層，以升降梯上下，漢上有名建築。

安陸乘軍艦先行，蓋將至岳州與湯錫新^②將軍晤面。

二十日，晴。夜餐後，從周、裕君、孟祥邀遊曲巷。

二十一日，星期，晴。三時許，過三分里秋月閣書房，裕君所新識，兩情殊為縈繹。夜，聘卿招飲於中和里白元春許。開筵坐花，召妓廿余。九時頃散。馥翁、孟祥又邀往觀新劇。

二十二日，陰雨大風，江浪濤天，交通几斷。午後三時許，移行李

① 張聯棻字馥卿。山東淄川人。

② 湯壽潛字錫新。

上快利輪船。諸君各出寻欢，余独与樓蓄老閑談。聞馮仲老已至，將乘大元船明日上駛，因往訪，不值。

二十三日，晴。午前九時解纜，先駛至刘家庙載運卫队，直至午后四時方盡載登舟。才一營人耳，辦事迂緩如此。非余权力所及，惟有叹息。五時向上游開行。

二十七日，午前晴。午后三時抵宜昌，駐商埠事務所。安陸先一日至，于行轅晤仲老。訪王秉誠、應載之于川江輪船公司，遇之。

二十八日，星期，陰雨。應載之、方孝穆來訪。訪仲老于高陞店，以久公托寄之函面致。

二十九日，晴。晨，偕伯虞赴正大館訪蓄老，不遇。午后四時，川江輪船公司邀余与字三小飲，并代約伯虞、汉三、炳臣諸君。裕君、继安因事不赴。餐后，炳臣強邀作勾栏之遊。

三十日，晴。安陸下令禁隨从人員嫖賭，余頗慮其不能實行，轉失威信。

三十一日，向玉珊先生來訪。

四月一日，陰。傍晚刘栋尧招飲于大同春，召妓侑酒。得霽青自归州電，言属件当面致。

二日，晴。午后送蓄老先行入蜀。王式伊自归州來。夜与江、滕、何、沈諸君談辛亥年故事。

五日，清明，晴。午前十一時偕孟祥訪川江公司諸人，不遇。归寓得立青^①書，言頃已到宜。急趨往晤。立青告以空艙工程过半，將续施泄滩工作，方請示安陸云。未几，字三至，談至十時归寓。聞奉节潘藹老健康如昔，因致訊通候。得亦軒書。

六日，大霧。由宜昌乘舟入蜀。晨复亦軒，又致冠玉。

安陸入川所領三旅之众，馮玉祥一旅原駐陝西，今从襄城赴成都。李炳之一旅系新以刘虎臣、丁搏霄兩团合編。伍祥禎一旅原駐湖南，先期來宜，与李旅隨行西上。三旅中馮部訓練最精，李部平平，伍旅旧頗有声，自戊湘后习于骄惰，紀律較弛。安陸因伍某相从甚久，

^① 立青前文作霽青。

以为易于駕馭，故利用之，而不意他日之債事也。川江交通不便，輪船难于輸送，乃雇民船，同时西发者計百零四艘之多。中有大柏木船四艘，安陆乘其一，余与馥翁、裕君乘其一，餘二艘为秘书、軍需、副官三处要人分乘。此四船戒备尤严，鷁首架机关枪如临敌也。

午前八时半，出中水門（西門）以划艇渡之登舟。午后一时解纜，东风正急，舟皆张帆，舳舻相接，旌旗蔽空，令人远想如此盛举，誠不易觀。余此行为不虛也。午后三时半过平善坝未停。商船例須在此查驗。午后六时半泊南沱。是日行六十里。夜与馥翁諸人作局戏。

十日，阴。午前雨，閃雷。晚霽。晨开船后，因伍旅兵船时先时后，致沿途逗留。午后四时抵归州城对岸江右，方迫及余等之坐船。得立青书，言凿滩及打捞沉船材料为兵船所挤，不得前。属为設法。盖利川新触礁沉，亟待捞起也。余与宇三商。宇三言，此时兵船已过，当可无阻。即作书复立青。

十一日，晴。午前九时半至泄滩，見泄床滩名之側有檣桅立水面，即利川輪也。方嗟叹間，立青棹舢舨向泄床而进，徘徊良久，若有规划。余因招之过船与馥翁相見，彼于打滩事急欲进行，而以水势渐涨为虑，馥允相助。午后三时过泄滩，滩流已壮，湍激作声。旋过牛口，安陆坐船再泝乃过。淤之大者，每能陷舟，亦川江一险也。六时半，过巴东县江左，治无城郭，人烟亦稀。然居戶依山，高下有致。泊对岸，衙門像猪圈，即巴东膠也。夜翼云过余船，与张沈作局戏。

十二日，晴。泊舟神女宮。此古今骚人墨客艳称之地。余与黄子洋、王輔臣、吳炳臣謁神女宮。夜与张沈一談，张对余議犹豫。

十四日，泊焦滩。炳臣强作局戏，謝之，彼乃出不逊之言。余因有不可一朝居之感。盖同事不能和协，来日方长，其何可济。

十五日，阴。午前十一时至大溪口暫泊江右对岸。自此赴夔州有陆路可通，水大封峡时商旅多由此登岸，避水行之险。午后四时許过夔城至上关西里許，亟詣安陆坐船，奉命赴城中犒劳伍旅先到之一营队伍。因从二馬弁入城，至文昌宮与孟营长振元字宝臣者晤，集合全营士兵，宣传德意。士兵对安陆使命，皆极欢悅。既毕事，亟乘紅船返而复命。天昏黑难行，九时許方达坐船，报告士气情况，安陆亦頗欢

慰。時晏，遂不及往訪藹老。快訊致冠玉，告以行程。

十八日，陰。過云陽。余昔經此遇風，舟几覆，及今思之，餘慄未已，因與同舟登岸避之。遇一夔府學者持狀控趙团长，蓋川軍將領也。安陸拒不受。此君方徘徊，余告以陳公于民事無過問之權，乃廢然而返。今日王雪泉坐船船桅忽折，幸紅船極救得免。

二十日，陰。午前八時過萬縣，暫泊陳家壩，立青故鄉也。奉派赴西山觀慰勞二團二營兵士。與趙孟九团长、戴鴻智团附、王蓄九營長相晤。招集士兵，宣布安陸德意。

二十九日，晴。午后四時抵江北。

三十日，陰。余等行館覓定江北蕭曹廟。午前十時登岸，適大雨，行李盡濕，乘輿至行館。午后一時，杜錦章邀作渝遊，渡嘉陵江赴渝，至陶樂村夜酌。裕君、孟祥、繼安同座。當地官紳數輩相陪，并召妓侑酒。盡歡乃散。

五月一日，陰。邓柏青來訪，立迫荐事。譚葆初、阳志燾、熊仲卿（兆璿）先后過訪。余以清理文電，終日未出。

計議校閱川軍，幕客有慮川軍異動，主特別戒備者。徒示人以不誠，余力辟之。卒从余議。

二日，星期，晨陰雨，十時許放晴。川軍師長周吉珊名駿，請安陸檢閱，并請參謀人員陪閱。午前九時與孟祥、樂然二君皆二等參謀隨節出城，換船至南紀門外珊瑚壩操場，乘馬从安陸徐行。是日會操者一混成团，場多碎石，川兵步伐頗能整齊，所乘馬亦能听駕馭，若易以北人北馬，將有寸步難行之苦。場虽不廣，然在蜀中如此地勢已不多觀。午后一時閱操畢。二時許，仍隨節歸，安然無它，同人始服余議之當。

三日，晴。方蘭生介江湘浦來訪。

五日，晴暖。江北行館諸多不適，辦事亦不便，至是安陸移節渝城，余等亦隨往。午間偕裕君赴大江东館訪伯虞諸人。餐後偕翼云赴市購物。

七日，晴，連朝中日國際消息頗惡。晤伯云談及，同為嘆息。書復仲卿，囑以勿亟赴省。

八日，陰。午后四時至培德堂，安陸宴川軍一師將領，余為代表

陪座，抵暮方散。

京中要人致电安陆，中日交涉可和平解决，丧权辱国所不免也。

九日，星期，阴雨。楊廷五臣虞代宜园主人宴同人于园。园去城十二里，里許即浮图关，位置依山高下，亭閣参差，前瞰大江，左挹嘉陵，最高处冷然台曠絕尘埃。主人李劲风滇籍经商于蜀，营此名园，胸次亦殊靜雅也。李君以商致富，納貲为京卿，居然显宦矣。同座十余輩，还城已日落，李彪臣^①旅长到渝晤之。

十四日，晴。美国浅水兵船来渝游历，安陆派余与伯虞、幼香、汉三赴舰参观。舰长殷勤招待，其設備周至，可为惊叹。十二时回行营复命，安陆亦頗慙感，在本国領土內遂无此物也。

立青函介楊絲如綸言来訪，不遇，书告冠玉赴省期。

十六日，随节启行。

十八日，晴。五时发十里亮山湾。入永川境，知事迂于道左，甚恭。至永川城时，午后一时許。县城街市繁盛，人烟稠密。前站导至劝学所，行館尚寬敞，食飲亦佳。江、喻宿皆寓曾子祠，与裕君、翼云往訪，馥翁继至，遂作局戏。九时許，安陆遣弁召归，与裕君各拟两电。十二时頃方寢。

十九日，阴。得雨数寸，农事有望。聞永川城人口六万，近以天旱，飲料仅仰給于半亩方塘，荒象亦云至矣。晨六时发，雨甚，山路溼滑难行。入大足县界十里邮亭鋪，以黃氏空宅为行館。安陆有手杖一枝，中藏毛瑟，至是与随行者較射为乐，安陆射法亦甚精也。夜复大雨。

二十一日，阴，午后霽。路平而溼滑，余登輿即睡，至烧酒坊方醒，已行四十里矣。至隆昌县，駐城内行营，前站所备之另一行館，为耿公达所占，故甚形偏窄。奉派慰劳兵士，多有伤足者。此北人不习山行之故，若以川滇之兵，草笠芒屨登陟如履平地，无此苦也。县中产夏布有名，价亦廉，同人购者甚众。

二十二日，晴。至内江，駐城外禹王宮。

^① 李炳之字彪臣。

二十三日，星期，陰。夜半大雨，安陸令休假一日，书致冠玉，又寄夏布一匹。午后偕馥卿、吉安、翼云、伯虞、裕君、幼香至亦勤之友人刘某处作局戏，刘任经征局，偶及陶貢伯，始知彼方任資阳县，前途可相見也。又据言此間产糖，年值二百万，亦云巨矣。

二十七日，晴。廿里青石鋪，廿里簡州城。雨甘、孟祥、錦章自成都来迂，遇諸途。

廿八日，晴。天气炎热，午前二时半发。过盘龙山，天尚未明，山絕高，不亚王来山。卅里龙泉驛早尖。四十五里牛市口，省城官紳来迎者甚众。五里至省城，径至旧督署。傍晚偕裕君、孟祥赴浴。

卅一日，晴，九十度奇热。熊仲卿、謝子芬來訪。午后偕翼云赴市上购零物，便答拜錦章、柏青。

安陆拜成武將軍兼巡按使之命，行营改組，裕君奉委秘书，余心有所嫌，恐久更难摆脱，因托馥卿轉向安陆力辞至再，迄不得請。安陆重违余意，又不欲余引去，乃委以参議，佐馥卿理参謀处事务，名义視参謀为清高，未便固辞，遂拜命。

六月十五日。代巡按使刘瑩澤因案被禁于署。

二十四日。晴，奇热。御三还京，伯虞、翼云、相树諸君送之牛市口，余独送之大面鋪始返，为之黯然。

二十八日，晴，傍晚雨。得京电，言大人老病念子，促早归。

民国五年

三月十一日，晴。刘杏村自自流井归省。

十二日，晴，星期。保井一案，項城初悬赏二十万，今乃食言，謂該处无剧战，不值二十万也。安陆力爭，余拟电，至晚方出。

十七日，陰雨。勉哉书劝余慎处危局。

广西陆荣廷通电独立。

廿三日，陰。比日大局愈紛扰，自广西独立，长江下游亦正觀变而动。項城見机决意撤銷帝制，頃有养电致安陆，同人皆額手相庆，真中国之福也。

馥翁宴杏村，余往作陪。得冠玉二日书，言汇款皆至，附及凤妹婚事，亦軒附笔似怪余迟不复信，詎知余近况耶。

廿四日，晴。电传申令，决心撤销帝制。狐埋狐瘠，悔之已晚。午后与伯光、孟祥、汉三、继安遊花会，遊人杂沓，遇稽叔虞、丁鵬九、刘竹琛。稽因邀飲，薄暮方归。夜过穆生許。

廿五日，晴。晨立青来。旋笑南謁安陆謝委，便过一談。午后三时赴公园与立青、笑南及立青六、九两侄同撮一影片，旋归署。傍晚与沈、梁、吳赴市飲，既往群仙觀剧，何喜凤老矣。

四月一日，阴。晨六时起，为安陆草一长电，复黎、徐、段三公，与时局极有关系。午后至中国銀行寄家用。

十一日，阴。聘卿书詢近况。书告冠玉大局可危。

十二日，晴。书复聘卿，告以省中事及时局大略，劝其請假回省。省城日来謠譏漸甚，均謂安陆将独立。此川人排外之謀，其实安陆对此力持慎重，一二政客日事游說，尙未为所动。本日特召集川籍諮議会商匡时大計，亦借覘群情向背。向需課假数百元寄归，虑有变也。

十三日，晚过笑南，晤立青，立青言种种謠传，不脫川人口吻。眞所謂习气移人，賢者不免。

十四日，晴，夜雨。蔡松坡駐永宁，来一电，主急进。又派代表陈光勛至省接洽。安陆命与馮仲老商草一电复之。連日浙贛继起独立，时局日坏，省垣謠言愈熾。

安陆見时事大势所趋，不欲开罪永宁，又未能遂有表示。邮书商榷，难煞中間秉笔人矣。夜过伯光一談。

十九日，阴。午前九时至十一时半大雷雨。雷从空下击阶除数次，如炸弹然。夫役方扫庭中积水，迅雷随电光而下，夫役举帚，电遂随帚至于石墻，色如花青，殊鮮艳，署中他处有人被击死，奇聞奇事，生平所仅遇也。日晡，穆生、寿乾、貺生、鵬九、鳴阶、华清諸人为馥翁餞行，余陪坐。夜至馥翁处长談。聘卿久戍思归，乞假不許。至是来电，余为請于安陆，得奉准，盖亦从余前函計也。

川事日变，馥翁自以与項城亲近，虑一旦有变，禍及其身，日夜向余歔歔，甚至泪下。余力劝慰，并为筹脫身之法。适項城续派援軍入

川，曹錕主帥，已抵重慶；張敬堯等部亦開至瀘納一帶。因向安陸建議，遣一有資望而與北軍素習者勞軍，遂以馥翁荐，安陸初不許。越十余日，再陳說，乃得請。遣馥翁為勞軍使，尅日成行。馥翁聞訊，欣喜可知，亟治裝戒途，冀早脫武城之險。是中消息，余一手促成，自謂差堪報馥翁之雅。馥不離省，即無它危難，其環境之惡，亦將有不能終日者矣。

二十日，傍晚，與羽九、裕君、炳臣、少堂公餞孟祥于榮根香。

廿一日，晨六時出城至沙河鋪送馥翁，握手珍重而別。十一時歸署。馥翁此行負責綦重，本處事務安陸命余代理。午後五時安陸宴陳銘竹于蔭園，余陪座，八時散。過炳臣許，須臾歸。裕君方草一令稿。聘卿來電，准馬日回省。

廿三日，星期，晴。料理文電，午後五時許方得清閑。過繼安，彼與漢三同寓，因見其如君，川產也。二君留飯。頌磐繼至，十時歸。致書馥翁寄資中。訪紹禹，遇之，安陸將有借重處。

廿四日，晴。胡省三鄂公自南京至，得聞南中事甚悉。安陸意志為之沖動不少。傍晚，安陸命袖一電就商仲老。

廿五日，陰。伍旅長玉庭^①自叙府失敗後，至是始晉省。余代安陸慰勞，晨六時出城，迓之于沙河鋪。玉庭神色固自若，知其涵養之功深矣。傍晚，聘卿到省，往訪長談。聘卿于余相援，深致謝意。得馥翁資中兩電。

廿八日，陰。馮仲老忽有去志，安陸親往挽留。午後與裕君訪仲老一談。傍晚，過素文，十一時方歸署。杏村從永寧回省，省防空虛，李旅久不至，安陸囑余致樂然私電，轉向曹仲帥催促。得冠玉十一書，知一日款已到。

三十日，仲老決然去蜀，不辭而別。

五月五日，陰。安陸因大勢所趨，皆不滿于袁，特電項城勸其退位，以圖晚蓋。適得質電，亦已表示退意。不審能挽回劫運于萬一否。連日謠言愈甚，武城恐非久居之地。致冠玉告近況。

^① 伍祥禎字玉庭。

六日，陰。項城復安陸電，有“實獲我心”語，是豈由衷之言！得亦杭師函，詢川中近情。

七日，陰。北軍一連護送接濟川軍餉械，六日經風洞子隘道中，被川軍勾結土匪邀劫，損失殆盡。綱紀墮地盡矣。如何如何！

八日。出示禁言獨立者，人心稍靖。

十日，陰。得冠玉廿日書，言款到，又詢川況，若不胜念慮者。馥翁來電，于曹前進言，殊少效，曹固挾有成見來也。

十一日，致馥電，勸其先行，勿候省垣眷屬，庶示安陸无不返意。

十三日，晴。致冠玉長電論川局險象已見。晚赴浴，歸過壽乾。

十四日，署中新設機要處，余主任其事。聞唐士行將加入，余以唐一銀行經理耳，何可參與機密。楊、邓亟拉聘卿加入。

十五日，晴。因河間自寧來電，非常之謀復動。安陸向余微示意，將以劉杏村擔任參謀處事。余知安陸處境已漸不能自主，此為被動無疑，故欣然承諾。先是安陸左右急進派楊、邓、王奉杏村為盟主，愈慫恿川省獨立，自胡省三歸，而進行益力。安陸虛懷，數向余詢茲事利害。余則痛陳得失，以謂安陸與項城私交，不宜凶終衅末。顧帝制既為眾人所厭，則對項城忠告，至勸其退位而止，不應更有進一步絕交之表示。況入川三旅皆北籍，一旦獨立，將无所附麗。川人浮動成性，就安陸入川過程，川人失勢者方修怨于四方上下，今與中央脫離，斯川人動作有辭，紙虎戳穿，益難統治，即為公亦與安陸無利。安陸極聽余說，以是急進者盡游說之能，時為余數語所破。然彼眾我寡，終无以挽回劫運，亦天數也。急進派既不得志，遂疑及必有人為梗者，因散流言，苟有人更事阻撓，便當殺却。同時密友某告余，曾聞東窗詭謀，他日項庄之劍，已有所屬，宜計萬全。余為悚然。此何時何地，乃以攬眾怒耶。日間安陸示意，以劉繼長處務，余不再贊一詞，亦所以遠禍也。

十六日，晴。邓、楊諸人擁杏村長參謀處，杏村固辭，余亦勸進。傍晚過炳臣夜餐，旋至華清處一談，歸處已過夜半。

昨夜就寢甚遲，午前二時許方寐。忽為電話惊醒，亟披衣起，詢知為西門稽查報告匪擾青羊宮，城中警察擬開城出擊。余固不許。未

儿，伯虞、华清至，余告之，皆以为然。談至六时頃，方再就寝。旋据密报，昨夜匪警，城中警察实与有連，設一冒昧开城，則黑夜間秩序将大乱，省垣恐不复守矣。事后向安陆陈经过，亦頗贊許。

十七日，晴。杏村仍坚辞。

十八日，晴，夜半雨。本日謠愈甚。有匪再攻城，内外响应之說。戒备益严。傍晚与邓云老、聘卿諸人公宴少陔、杏村、玉亭等于鳴阶所。

十九日，晴。午前三时許，匪又在城外滋扰，余起告华清派兵一排往剿。馮煥章^①旅长自叙府来。时事方亟，安陆望彼甚殷，聞其来，特命余代表往迓。六时出城，九时余遇之于牛市口。馮衣士兵服装，囚首蓬垢，鬚髯如蝟，聞其自軍興未尝沐浴。余劳苦訖，即导之入城。比抵軍署，安陆降阶相接，慰劳再三。既就座，仅余与穆生相陪。馮坐定，即向安陆言：“某此来，系向軍宪陈情。曹錕小儿与某有素仇，軍宪纵不校，某亦将自告奋勇。”安陆大快。

午后集軍事官长會議。得冠玉四月廿七书。

馮翁眷属将独行赴渝。余止之不听，因告安陆禁阻。

二十日，晴。时机日迫，筹备宣布甚亟，余概謝絕不与聞問。

廿一日，晴。擬致冠玉一书，語不能尽。傍晚过炳臣夜餐，又过寿乾。

廿二日，星期，晴，夜雨。安陆卒徇諸人意，宣布独立。入川以来，举凡重要文电皆余所撰拟，至是将謝事，且不欲作违心矫情之言，此次通电，系出修翰青手笔，中有警句云，“应与袁世凯个人脱离关系”云云。袁自食誓言，背叛民国，罪有应得。然非安陆所可与之脱离关系，秉笔者失辞甚矣。省垣僚属举行庆祝。傍晚过炳臣寓夜餐。

廿三日，阴。余亟于摆脱处务，說杏村再三，始允暫就，仍挽余为佐理，余允諾。密陈安陆，本人于处务不願蟬联，实有难言之隱，請委别职以自效。安陆亦見諒，遂改委秘书。

廿四日，晴。川既独立，安陆为收拾人心計，欲浼川中正紳出而

^① 馮玉祥字煥章。

任事。川东道一席，頗屬意方和老，命往征求意见。余晤和老，告以使命。和老婉謝而詞旨殊堅。返告安陸，慨嘆而已。杏村到处視事，余即离处迁居西院。

电复馥翁促其速行。

項城見通电后，复电有云：“陈宦与余之不能分而为二，亦犹余与国家之不能分而为二也。”語意深刻，怨憾至矣。一面另任周駿为崇武將軍，命其速向西进。周原駐渝，今有曹之后援，又何虑而不作蓉城主想也。然而川中自此多事矣，岂独安陆个人得失已也。諸公所以为安陆謀者，始料又宁及此耶。

廿九日，晴。渝城传来消息甚恶，川軍将西取成都。初安陆对于独立极主慎重。最后馮煥章到省力請攻渝，其所部亦经調省，省防巩固，乃定非常之謀。川既独立，与滇成一家，叙府让防，門戶洞开，号称富源之自流井，亦为滇軍填駐。居間接洽，杏村之功居多。在安陆情随事迁，与滇携手固不足怪。然川中膏腴悉为客軍所占，川軍且妒且怨，亦势所必然。此又謀士所未計及，粗疏之咎，安可辞哉。

卅日，晴。渝耗益恶，周駿部王陵基进兵資中，检查邮电，西逼省城之說，漸可证实。余前所記川軍得曹部后盾，何虑而不进者，盖即指此，况項城又以虛榮糜之耶。

夜，署中召集會議。衮衮諸公又皆不主战，僉請退让。斯真可謂进退失据矣。

卅一日，阴，午后大风。安陆向参事会辞职，经众挽留，并議抵禦之策。周駿来电亦和緩，人心稍安。余意今日安陆如以兵力无把握，不足与川軍爭，莫若暫退滇，更待时而动，此上策也。夜与伯虞、聘卿、裕君商行止，无可为計。

六月一日，晴。資中消息稍緩，群又歌舞太平矣，余終不信。为安陆拟一电致曹帥，立言委婉，請其見諒。

余在川稍购书籍，至是由邮寄归，免行李累贅。

二日，阴。聘卿来言，伍旅自前方敗归，怨望益深，旦夕且变。因向伯虞商避禍之法。伯虞以为舍去蜀外，无良图也。

夜过炳臣，与伯虞、裕君談至十二时許方归，竟不成寐。

曹复安陆电，語气和平，知其幕府不乏能手。

五日，阴。（午节）終日未出，聘卿来言，时局漸有轉机。

七日，晴暖。午后得交通部急电，項城于六日已刻逝世，黎氏继任。余急袖电走告安陆。安陆頷手曰：“此中国之福也。”既又歔歔不已。知其所感者深矣。項城一世梟雄，乃断丧于帝王迷梦，思想既卑，手腕又拙，遂致身败名裂，为天下笑，岂不痛哉。吾恐中国亦将自此多事矣。

十日，晴。京中无电至，深以秩序不安为虑。署中祝黎就任。

十三日，阴。夜大风。有署公民自資中来电，詆安陆甚亟。此川人排外之故智。穆生所部警备队杂以他队編为一旅，开赴龙泉驛防御，被周、王誘胁，漸搖动。余前言果验。因穆生所部亦川軍也。府中又开会議，无結果。

十六日，晴。午后大风，树木为拔，川中不经見也。消息恶，安陆决退让。一部分人犹思抗拒，府中特別戒严。

致冠玉书，属勿再来信。

十七日，晴，午后阴。前敌北軍不战，无可如何，多数主张退让。外人主調停，一时秩序全紊。周軍已至大面鋪。

安陆因鈔票停止兌現，庫无余款，命余赴兵工厂提积餘之款六万串，备退軍給养之助。亦可叹矣！世有清廉如安陆者乎。夜于院中将重要文电焚毁，免資敌也。聘卿将从朋九东下，余决从安陆行，終始其事。

十八日，晴。王陵基前队抵龙泉驛大面鋪，省垣震动。請英、法領事斡旋，并拟以一星期內退出，須对方沿途不得加以扰害为条件。八时領事回复，周允三日之限，事又决裂。且聞水路之中兴場等处，周已派兵二营截击，断我去路。

十九日，阴。出示禁謠，敢言退者斬。府中人皆激昂若狂，而秩序頗乱。安陆不知听何人进詞，决計死守。然嫡系軍隊，馮部称劲旅，初主战，比日忽变态。至伍、丁两部实力有限，俱以馮为从违，大势可知矣。午后，斬造謠者一人于府門外。

安陆以寿乾与馮为同乡，余与朋九交契，夜餐后，命余等往說。十